

## 第六章 結論

散文在華人的書寫世界佔有重要的地位，從事創作者甚多，但是，很少以專業的方式去經營。

從《水問》到《天涯海角》，簡媜已出版十四本散文專著，幾乎每一本散文集都能推陳出新，獨樹一幟，成為現代散文的典範。

多年來簡媜致力於散文的耕耘，發現其實「散文」並沒有清楚明白的定義，只在與其他文體並列時才出現相對性的散文，這意謂著作者可以在「散文」的大名號下自行決定他所要的面目。基於這種觀點，簡媜在創作中不斷實驗，力求突破散文的疆界，創造豐富多彩的散文王國。

簡媜在鏗文鑄字上下了很深的功夫，鄭明娟說她「筆下的文字嫵媚而機警，意象新穎而貼切，句法流動而鮮活，在現代散文世界中，實是一株仙姿奇葩。」<sup>1</sup>簡媜從古典文學中獲得治文煉字的功夫，她的文字精巧典麗，充滿詩的意象，形成詩化的散文。

散文是一種貼近作者生命經驗的文體，和詩、小說相比，它是最平實、最透明的言談，作者的生活境遇、品格思想盡在文本中，偽裝不得。但是，簡媜卻能突破散文必須紀實的框架，以豐富的想像虛構情節，藉虛構的人事抒發個人的感悟，用小說的筆法寫散文，讓散文有更寬廣的表現空間。

一般人認為「歷史」是真實事件的記載，但是簡媜以散文的筆法介入歷史書寫，在歷史事件中滲入個人的想像，也以寓言的形式、誇張的筆法呈現近年來台灣的生活記憶，讓紀實的「歷史」與虛構的「文學」中產生思辨的空間：所謂的「歷史」，都是確鑿的事蹟，沒有虛構嗎？所謂的「文學」，都是作者的虛構與想像，沒有真實的告白嗎？也許文學的想像比紀實的歷史更能呈現事實的真貌。

---

<sup>1</sup>鄭明娟，〈從《私房書》探簡媜的心室秘笈〉，《當代台灣文學評論大系〈5〉散文批評卷》，台北：正中，1993，頁492—501。

簡媜的作品以散文為基調，卻不拘泥於散文的形式，她以詩化的語言寫散文，表現語言的精巧與富麗，也豐富散文的意象；並常用小說中故事的形式、虛構的情節、對話的技巧，使散文的形式更生動活潑，闡述的內容也因此更深入多元。此外，她以散文介入歷史書寫，取得女性對歷史的詮釋權，展現她在文學創作上的雄心。

從散文詩化，到散文與小說的混血，再到散文與歷史的交融，簡媜不斷以創新的筆法和技巧來突破散文寫作的框架，為散文寫作開拓更寬廣的空間。

簡媜認為創作是一種自我覺醒的過程，作品是作者內在風景的呈現。每個人都有獨特的生命經驗，因此，以個人經驗、觀察、感懷為主軸的自傳體散文也會呈現不同的風貌。

簡媜以散文書寫自己生命中的經驗，是為掌握對生命的解釋權，所以，她透過書寫來詮釋自己的生命經驗，用筆記錄鄉間的成長記憶，用文字表達她對親情的省思，並抒發她在情愛上的欣喜與挫折，也呈現她的生活美學和對創作的執著。閱讀簡媜的散文，可以看到她生命的歷程：小學時自在無憂的歲月，國中時父親驟逝的打擊，高中時離鄉背井的孤寂，以及大學生活的風華時光，此外，還有她對女性角色的關注，對台北盆地的記憶，以及她扶養嬰兒的細節，和她對台灣這塊土地的關懷。

簡媜筆下最常出現的空間是宜蘭和台北。

簡媜眷戀故鄉，所以，常在創作中回顧宜蘭的山水草木、風俗人情，童年生活對簡媜而言是段美好的歲月，所以，她筆下和宜蘭有關的人事都是美善的。從十五歲負笈台北求學，簡媜的青、壯年幾乎都在台北度過，台北讓她體會到城鄉的差距，飽嚙歲月的孤寂；台北也開拓她的視野，讓她擁有不一樣的人生。她在繁華的台北都會，飽經挫折，也在人才濟濟的台北闖出一片天地。台北是簡媜的第二個故鄉，簡媜經常在文章中書寫她對台北的記憶。但是，受到童年經驗的影響，簡媜有強烈的農村情結，她很少寫台北燈紅酒綠的生活，而是將關注的焦點放在都會邊緣，描寫小人物在台北的悲歡離合。

因為在成長的過程中有很多的悲傷，簡媜曾經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在否定自己的身世。當她回顧自己的身世，必然會寫到自己的父母，她對父母的情感是既愛又怨，但是，

阿嬤在她的筆下是慈愛、智慧與堅毅的化身，阿嬤在她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更甚於父母<sup>2</sup>。

簡媜的祖父和父親早逝，她的阿嬤和母親都是年紀輕輕就守寡，她們都是傳統保守的女性，認命地接受命運的安排，含辛茹苦撫養下一代，簡媜在她們身上看到女性的堅毅，也從中看到女性孤立無援的處境。受此影響，簡媜筆下的女性大多是處境堪憐的角色，但是，她們咬緊牙根，面對困境，不輕易向命運低頭。

簡媜是十分自覺的作家，具有強烈的女性意識，但受到原生家庭的影響，簡媜筆下的女性仍陷在「賢妻良母」的框架中，她們的命運通常和她們所遇到的男人有關，如果所遇非人，或沒有遇到相知相惜的人，她們的人生仍是有缺憾的。

簡媜所關心的焦點隨成長的歷程而有所轉變，她先從自己的生活經驗找尋創作的題材，以文學型塑自己的面貌，也以文學來詮釋自己的生命經驗；再來，是呈現時代女性普遍的境遇，在別人的故事中抒發自己的感悟；然後以旁觀者的角色，追溯先祖渡海的故事，從中呈現自己的身世背景，並介入歷史書寫，讓女性在歷史的舞台上，取得發聲的權力。

簡媜書寫的題材和生命經驗息息相關，也和流行的思潮相呼應，書寫鄉土經驗的《月娘照眠牀》可能受到鄉土文學論戰的影響；在女性主義論述如火如荼時，簡媜先後出版有強烈女性意識的《女兒紅》、《紅嬰仔》；近年來，執政者不斷闡發本土意識，讓簡媜興起尋根的念頭，她在《天涯海角》一書中表達她對這塊土地的熱愛。

簡媜從個人的斷代史，寫到現代女性的命運史，再進一步介入歷史書寫，她具有創作的野心，不斷翻新題材，期待用新的筆法呈現新的主題意識，讓散文有更多元豐富的書寫空間。

簡媜的散文題材廣泛，風格多變，本論文礙於篇幅及個人的學力，只能針對「自傳體散文」探討她的散文主題和書寫策略。

在簡媜自傳體散文中，有些生活經驗是她不斷追溯書寫的題材，有些則輕描淡寫，甚至故意忽略遺忘。簡媜國中時父親驟逝的意外，讓她的國中生活變得很黑暗，所以她不願

---

<sup>2</sup> 簡媜表示，父親去世後，母親有很長一段時間離開宜蘭到台北工作，由守寡的阿嬤照顧他們姐弟五人的生

去回想。此外，簡媜也很少描寫婚姻生活。不少讀者對簡媜閃電結婚的過程感到好奇，也很想知道簡媜如何經營婚姻生活，但是，為何簡媜對此只是輕描淡寫呢？套句簡媜的話說：「創作經驗和現實生活經驗本來就很有距離的」<sup>3</sup>，作者不一定要寫自身生活經驗的東西，也不一定要將生活中的經歷全部寫入散文中，其中是有所取捨的。

閱讀簡媜的文本，發現童年的記憶對她影響深遠，和花草樹木相關的題材不斷出現在她的作品中，而且她深情勾繪的人物，多屬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，這些都源自她的「農村情結」。此外，父親車禍去世的的場景如熱鐵烙膚，是她最深刻的記憶之一：一個有月亮的夜晚，簡媜的父親血淋淋地被抬入家門，簡媜蹲在井邊搓洗父親沾滿血跡的毛巾，洗到手軟痛哭失聲……。所以，在簡媜的文本中，月夜、紅血和流水幻化的意象反覆出現，也許日後有興趣的學者可針對此點深入挖掘簡媜的散文意象。

---

活飲食，因此，她跟阿嬤的關係比跟父母的關係還親密。詳見附錄〈專訪作家簡媜〉。

<sup>3</sup> 蔡素芬記錄，〈鄭明嫻、簡媜對談散文創作〉，《國文天地》4卷2期，1988年7月，頁67。